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名誉主编／冰心／萧乾



施蛰存

施蛰存卷

主编／傅光明

太白文艺出版社

施蛰存卷

名誉主编

冰心 萧乾

主编

傅光明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施蛰存 卷

傅光明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4插页 325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386-7/I·334

定价：17.70元

· 序 ·

萧乾

以白话为媒介，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有“文艺复兴”之称的“五四”。那是一个充满自由、开放、创造和进取的时代。当时，以鲁迅为旗手的一批作家，叛离了封建文学的桎梏，以独立和自由的风格，贴近生活的内容，并以现代口语的表达方式，创作出崭新的文学作品。其中，又以鲁迅的小说最具代表性。他发表于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继之而来的《呐喊》和《彷徨》造成了新小说的势头。鲁迅是整个“五四”文学的旗手，他的小说更是那场伟大文学运动的开山之作。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的确，19世纪末，大量西方名著的译介，曾震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并直接哺育滋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小说家。他们批判旧的封建文学，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站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汇处，以全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创造出洋溢着民主、自由时代精神的文学。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本集中所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许地山、冰心等，都同时兼有学者和思想家的品格，成为后继者的楷模。

“五四”作家具有拓荒者的风格，他们的创作实践，文学思想和艺术探险精神，泽被着以后一代又一代作家。五四的文学传统和思想根脉一直延续下来。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文学启蒙的性质，决定了鲁迅所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直是现代小说的主流。

“五四”确实是一个社团纷起、创作繁荣的百家争鸣时期，历史上诸子百家的竞盛，似乎只在先秦有过，以后历代封建专制扼杀了个性的发展。“五四”则再次呈现出社团竞起、流派纷争的文化壮观。最先出现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它们宛若并峙的两座高峰，汇集着五四时代所有的重要小说家。而后又未名社、沉钟社、新月社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流派色彩。

如果说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创期，30年代则是发展期和丰收期。在这一时期，左翼作家成为30年代文学主潮的中流砥柱。京派、海派、现代派等，同时各具风采，精品佳作迭现。沈从文、张天翼、吴组缃、萧红、施蛰存、沙汀、艾芜等富瞻才气的小说新秀，在创作层面与境界上，都比“五四”更有新的拓展和深化。中长篇小说创作，更在茅盾、巴金、老舍、王统照、丁玲、李劫人等的耕耘下，耸立起一座座中国现代小说的丰碑，《子夜》、《春蚕》、《家》、《骆驼祥子》、《月牙儿》、《死水微澜》、《象牙戒指》、《生死场》、《边城》等至今仍脍炙人口。

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以作家分卷的方式。精选汇编各家的中短篇佳作，既可从每卷了解作家创作的历程与风格，同时也可通过整体一睹现代中国小说所走过的历程和风貌。

目 录

序	萧乾
娟子	(1)
花梦	(25)
扇	(45)
上元灯	(57)
周夫人	(65)
渔人何长庆	(74)
栗芋	(90)
闵行秋日纪事	(99)
宏智法师的出家	(114)
鸠摩罗什	(121)
将军的头	(149)
石秀之恋	(182)
阿谿公主	(222)
李师师	(254)
旅舍	(263)
梅雨之夕	(271)
在巴黎大戏院	(284)

魔道·····	(296)
薄暮的舞女·····	(314)
雾·····	(325)
春阳·····	(338)
蝴蝶夫人·····	(348)
雄鸡·····	(359)
名片·····	(370)
牛奶·····	(382)
汽车路·····	(394)
鸥·····	(408)
猎虎记·····	(415)
新生活·····	(429)
黄心大师·····	(441)

娟子

一

傍晚时候，芜村教授从电车站归来，因为心中纳闷着一件新的事情，虽则两三条街，也如十多里路一般，慢慢地走着觉得很遥远，但终于走到了家的门前，按着自己的门铃。

妻子出来开了门，含着笑迎接他。他带着烦恼的神情第一句便问：“娟子在家吗？”

“出去了。”妻答着话，开了门一同走进了书室。

“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今天下午她没有课呀。”芜村教授匆匆地除下了帽子，解了外衣，从公事包里整理出他的讲义和书本来。

“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你为了什么事，问得很奇怪呀？”妻从桌上替他呢帽挂上了衣架，睁大眼睛瞧着她丈夫异常的神态。

“这几天有什么人来访娟子吗？”

“左右不过几个大学里的朋友。”

“朱英这两天来不来？”

“呷哟，不错，朱英来得最勤了，大约和娟子最亲热吧。”

“亲热吗！快要订婚了，你还不知道吗？”

芜村教授两手搓揉着头发，瞧着妻惊异的脸，一声也不响地等待她的答话。

妻果然惊呆住了，她沉默了一会：“真的还不曾知道，却被他们瞒住了。我想他们交际的时候还不多，不会到这个程度吧。然而如果真的有这回事，我想也可贺呀，朱英君也是大学里的学生，娟子也有了家，比起寄养在我们这里，不是自由得多吗？”

芜村教授听着妻这般的唠唠叨叨地说了这一大番话，眼睛凝向着她嗤的冷笑了一声，他说：

“娟子嫁了朱英，可贺吗？”

“不可贺吗？”妻笑着问，似乎很惊异着他的怀疑于朱英，“你不满意朱英吗？”

“难道你满意他吗？”芜村很无聊地把手指敲击着书桌的边缘，也不抬头向他的妻看一眼，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们对娟子难道没有一些儿责任吗？难道随她胡乱地受了人家的欺骗，嫁给一个平庸的人吗？”他又说。

“呷哟！我不是对娟子不负责任，但是既然你说她和朱英的爱情已经成熟了，那么，我想也不妨随着她的意志去决定，好在

朱英也是一个绅士，决不会得如你所说的欺骗人的平庸的人。”

“是一个绅士吗！”

到此她才知道他是如何地深恨着朱英，但同时她又深深地奇怪着，因为从前朱英初次来会见他于文学的事业上有所请益的时候，他曾很称赞过朱英的学问。他称许他为后起之秀，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这时却这般地轻蔑他了。她真不明白他的心理。她便问：“你竟不把他当做一个绅士看待了吗？你从前曾称赞过的你的学生。”

“我看他是堕落了，他在欺骗娟子。我为着我的舅父的嘱咐，我为着师长的地位，我不应当救他们吗！”

他说着随手燃起一支纸烟吞吐着，看看壁上的时钟，已过了六点了，外面餐室里厨娘已经把电灯开亮了，准备着夜饭，但娟子还没有回来。

在书室里，他们都沉默着，各人都似有思想似的占据了一个椅子。好久好久，妻抬起头来刚想和他继续着谈话，门铃响了，便迅步地跑了出去。

娟子回来了，在书室门前望见了芜村教授，招呼了一声，便摇曳着腕下的皮包飞步地上楼去。

夜饭的时候，在灯光下，芜村瞧着娟子，似乎她的容貌从没有这样的美丽过。他似乎从前没有看见她过。他如初见的时候那样地仔细鉴赏着，觉得她真如古诗赋中所描写的美人一样，朱红的嘴唇，雪白的牙齿，象牙似的面颊，浅笑的时候还低低地露出一个涡儿；眼睛里似乎藏着一颗火星，当顾盼着人时闪烁着勾人的光彩。凡是平日所写的小说和诗歌里凭着冥想所描述的美貌，全都来证实在他眼底了。他吃着饭心中思想着。从胡乱的思想，——正当的，不正当的，他自己归纳一个主要的

主意，那即是：“为了舅父的嘱咐，为了师长的地位，他应当救他们。”

饭后，依着每天的习惯，三个人都到书室里来茶话。娟子依旧如平时一样地在芜村书桌上或书架上翻检当日新到的杂志书报。芜村教授却不如往日有闲兴地讲述当日的政事，社会上的新闻，或关于文学的漫话。他只是默默地手把着紫砂茶杯，端坐在一圈椅上。在他的左旁一个椅子上，坐着他的妻，也静静地只有呼吸的声息。

娟子翻检了一阵书报，转身也坐了下来，在一个圈椅上接近着芜村。她觉察到芜村的沉默，坐了片刻，瞧他老是不则一声，便不耐烦起来道：“芜哥，为什么今天不讲话了？”

“讲什么话呀？”芜村转向她问，脸上装了勉强的笑容。

“如同昨夜一样地讲些白朗宁和巴列德的恋爱史也好。”她娇笑着说，闪耀着勾人的情火的眼睛紧凝住在芜村瘦白的脸上，使他感觉到全身肌肉的震动。

“那不是已经讲完了吗？炒冷饭岂不乏味得很。我看今晚应当轮到你来讲一个恋爱史了。”

“轮到我来讲吗？叫我讲谁的恋爱史呢，我可没有你那样渊博的肚子。”她笑着说，两足从椅子边缘下伸展了出来，紧接着芜村的皮鞋。

芜村将脚向里稍微缩进了一些，打了个呵欠，似真非真地说道：“我看就近些现现成成的你自己的恋爱史讲给我们听听不好吗？”

妻在旁边抿着嘴笑将起来。

娟子红晕着脸道：“芜哥不是喝醉了酒吗，你知道我几曾有过恋爱史来？”

“快不要再瞒人了，谁不知道你和朱英已经到了订婚的程度了，难道还想瞒着我们去结婚吗？”

娟子脸上越发红得如苹果一般，眼睛里的火焰也越发燃烧得猛烈，她掏出手帕用力地擦着脸儿，笑音也已经有些儿颤哑了，但还想分辩着道：

“谁说的，这话？你从哪里听了这些谣言来？”

“谣言吗？我想决不会是谣言。你难道到今天还要当我们是外人，不愿意告诉我们吗？娟子，你要知道你的父亲当初如何把你托付给我，我也对你有了相当的责任，你难道对这事情想不容我的参酌和指导，竟预备独断独行吗？”

娟子听他提起了她的父亲，不觉得引起了一些儿伤感。但随即抹拭着眼睛说：“我本没有一事情瞒着芜哥做的。我本来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芜哥的指导。不过真的我虽则和朱英近来感情很好，但并未到了订婚的时期，如芜哥所曾听说的谣言那样，那都是衔恨我的人放的诤话。”

“然则至少你和朱英是现在有了爱情了？”

娟子沉默着。

“恐怕免不了要订婚了！”

“此刻却决不会如此。”她轻轻说。

“此刻不会如此，然则将来终是免不了要的。”

他独自说着，微微地叹了口气。有心没心地举起茶杯尽饮着。随后便很振作起精神似的带着严肃的口吻向着娟子道：“娟子，这个不是一件些小的事情，你要自己留意些，用长久的时间替自己打算。别要胡乱地受了人家的欺骗。为了舅父的嘱咐，我对你负着一个很重的责任呢。”

娟子依然沉默着，俯下了头，耳畔的两绺细发披垂了下来，

障住了脸。

他又道：“毕竟你是不是已经选定了朱英为你终身的伙伴呢？不要害羞，也希望你不瞒住我。娟子，说实话罢。”

“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过。”

她依旧俯着头，羞怯地说。

“那么你也以为朱英是值得你恋爱的人么？”

“怎么！你以为……”娟子迅速地抬起头来，似骁勇的女英雄一般，眼睛紧盯着芜村，很怀疑地问着。

“我吗？我以为朱英……”他站了起来，两手插在裤袋里，徐徐地说，摇着头表示他对于朱英的轻蔑。

“哟！”她也站了起来，“你怀疑朱英的人格吗？”

说着她眼珠都润湿了，很忿怒似地走出室外去。

他看着她直到罗裙之一角闪过了门边，慢慢地叫着：“不是使性子的事呀！留心受了欺骗！”

二

两三天后，正是星期日的午饭之后，芜村教授独自坐在书室里，深悔着那天夜里对待娟子的严厉态度。这两天之中，他和娟子虽则见面依旧如往日的招呼，虽则依旧一处吃饭；但两人之间，彼此都不愿意先说话，夜饭后，娟子总径自到楼上卧室里去，茶话是取消了，这样如绝交了的朋友似的过日子，芜村觉得十分寂寞，他愈想愈悔自己脾气的暴躁。拈起笔来想把未写完的一篇小说写完了，才写了三四行便又没了兴致，一丢笔，推开椅子，大步地跨向庭院中，绕着桂树散步。

散步在庭院中的芜村不知不觉走入室内，上了扶梯，信步

向娟子的卧室走去。他把脚步放得轻轻的在她门外静听了一会，觉得里面并没有什么响动。便在门上轻轻地叩了。

“谁呀？”

“我。”

“进来。”隔了几秒钟才听得她说。

他便开了门走进她的卧室。她穿着件红色的绒衫，坐在梳妆台边一个沙发上，手里正拿着一本书看，看见他走进来，便站了起来，勉强地招呼着他，神色之间很奇怪他这种行动似的。

“芜哥有什么事？”她问。

“没有什么，饭后没有事做，来望望你在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吗？我总是这样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左右总不过看看闲书罢了……你坐呀。”她拿了一只椅子给芜村，自己退坐在沙发上去。

“下午不预备出去吗？”芜村坐下了说。

“不预备出去，外边还很冷，虽则已经是春天了。”

“你在看什么书呀？”

“曼殊斐儿的小说集，你看过吗？”说着将手中的一本书递了过来。

“是一位时髦的女作家呢。”芜村接着书随手翻弄了一会说。

“你为什么老是看小说，自己何不也做几篇起来学学曼殊斐儿呢？”

“你要我学曼殊斐儿做短命鬼吗？”她笑着说。

“不啊！我的意思是说学她的文学事业呢。”

“我虽则有时也想写几篇来试试，但实在又不敢动笔啊！”

“那有什么不敢动笔，一张纸向桌上一摊，飏飏飏地马上就是两三千字了。我想你不妨闲的时候写几篇，这个事业我以为

于你是有意思的。”

“好！那么便试试看，做好了之后烦劳芜哥把它改削改削好不好？”

“好！下楼去，到我书室里去做罢，我也正有半篇小说要写完了。你伴着我去做罢，我寂寞得很呢。”他催促着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做着急于要她同走的样子。

“不，此刻不做，我还是在这里看书好。明儿再动手做小说。”

“无论你看书或是做小说，你还是下去陪伴我罢，你在这里，两个人都寂寞。”

“你寂寞吗？那么请嫂子伴你就是，何必要我呢。”她抿着嘴尽是笑着说。

“嫂子此刻正像一头蠢牛般的在午睡，伴不了我的寂寞。你下去伴我，你也可以不寂寞，否则谁在这里伴你，今天朱……”

“好了！不用说下去了。总而言之我不愿意到你书室里去！”她站了起来用很严肃的口吻说。

“呀！娟子，你可是真地怨恨了我吗？可是在见怪我那天晚上得罪了你？”他十分踌躇似的说，但颜色是显然很谦卑的问着她。

“不，并不是，我只是以为在这里坐坐读读小说比较的安静些。我不愿意下楼去破你的恬静，并且那天晚上你也并没有得罪我，虽则……”

“虽则怎么？是否因为我批评了朱英使你不快活？”

“虽则是如此，但我也并没有怪你。”

她很和平地说。

“在我原是为了责任的关系，不得不和你说那些话。但你既

然觉得不满意，那么我尽可以不说，只要你自己能够明白。”

“但是我却也不得不请问芜哥，朱英不是从前曾受芜哥的青眼么？为什么现在芜哥忽然批评得他不值一文呢？这不是个矛盾么？”

“至于朱英从前确是一个好学生，但现在成绩也不见得佳了，举止也浮躁了，性格也粗暴了。况且还听说他在外面的生活也太颓废了。”

娟子正待答话，外面女佣递上一个纸条来，说是一个公寓里的当差交来的，马上要等回话，芜村接来一看，却是朱英致娟子的便条，上面寥寥几个字道：

娟子，有要事请即来寓一谈。

朱英

芜村看罢随手递给娟子，娟子一看，便想下楼去。芜村一把拦住了道：“想不想去呀？”

“当然要去的。”她爽快地答着，推开了芜村的手要走。

“但是我不愿意你去，我不愿意听凭你在男同学的公寓里进出。”他忽又很严肃地说。

这种举止在娟子眼里是很可惊愕的。“芜哥竟还有这种旧思想吗？我要去，谁也拦我不住，请尊重我的自由呀。”

“便是旧思想也只得旧一回了！你的自由只得不尊重一回了。为了我的责任，我不愿意你去见朱英。但我还可以很宽恕的请他自己到这里来见你一回。”芜村很忿怒地说，声音很高的把午睡的妻都惊醒了赶着过来。

“好！让他来谈一谈也好，横竖总有这么一幕的。”娟子很

气忿地说着，跑到桌子边写了一个字条交给女佣下楼去转给公寓里的当差拿了去。

三个人一齐下了楼，在书室里等待朱英。

自从芜村教授觉察了娟子和朱英的爱情行将成熟，他便忘却了自己比娟子年纪大了十五岁，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受舅父的遗嘱的娟子的保护人，忘却了自己已经是有了妻的人，忘却了自己尊荣的声望，忘却了自己的人格，从深梦中觉醒转来似的对于娟子有了一重新的希冀。

虽则娟子的容颜和从前仍是一样，他却觉得她格外如花一般的明艳；虽则妻的仪态和从前仍是一样，他却觉得很有些可厌。他悔着三年前不应当随便的结婚，他怨艾着从前为什么对于娟子没有这一种觉悟。种种所曾潜藏着在他意识中的思想此时是透露了，有着绝大的权力要他去执行。

女佣应着电铃去开了门，朱英进来了。

“芜村先生。”朱英很恭敬地脱帽向芜村鞠躬着，当他走进书室见着芜村教授的时候。转身来又向芜村的妻行了礼，最后走到娟子的面前。娟子伸出手来，他们俩正想握着手，芜村喝道：“慢着，你们似乎还不应当握手呢！”

朱英很惊骇地转身向芜村瞧着，很不安似的。娟子把手垂了下去，眼泪便进落下来了。

“芜村先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朱英很嗫嚅地问着。

“什么意思！你以为你已经爱了她吗？”

“不敢瞞芜村先生，对于娟子女士已经是爱着了。”朱英很谦恭地答。

“你可知道我对于娟子也有相当的责任？”

“知道的，但这于我们的恋爱没有什么关系。”